

## H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暨中共琼崖地方组织成立90周年

## 如何让我热血沸腾

——七一感怀

## ■ 村夫

如何让我，热血沸腾？  
不忘初心，唯有信念。

如何让我，义无反顾？  
理想在上，一往情深。

漫长岁月，历程斑驳；  
云海松涛，奔腾扬真。

九十五载，披荆斩棘；  
一个婴儿，长成巨人。

八千万人，前赴后继；  
本色不改，已成中坚。

如何让我，热血沸腾？  
一个名字：共产党人！

## 爷爷的七一

## ■ 郭华悦

爷爷是个老党员。那个年头，入党不是容易的事儿。

也正因此，爷爷以此为豪。每年的“七一”，自然也是家里的大日子。我小时候，爷爷还没退休，是单位里的骨干。平日里，因为工作性质，爷爷多数时间都得四处奔波，要么就是在单位的宿舍里。但“七一”这天，不管多忙，爷爷都会回家，和家人一起庆祝。

爷爷每次回来，都会提着大包小包，有玩具，有零食，还有衣服鞋袜。那时，对孩子来说，这可是挺稀罕的。因此，孩子们都盼着爷爷赶紧回来。“七一”那天，一到黄昏，孩子们就趴在窗台上，眼睛不眨地盯着马路。

老房子在大路旁，有一扇窗户正对着大路。在孩子们看来，爷爷那出现在马路另一头的挺拔背影，是在漫长的期盼后，所迎来的快乐时光。

那时，我在窗内，爷爷在窗外。

再后来，爷爷退休了。而我们，一个个长大成人，飞往了外面的世界。平日里，各有各的忙，都难得回去一趟。除了逢年过节，唯有每年的“七一”，再忙我们都会回去。因为我们知道，这是爷爷最重视的日子。

每次回去，走上那条大路，房子就在路的另一端，隐隐约约。再走近，爷爷满是皱纹的脸，在窗户中若隐若现。那时的爷爷，就像小时候的我们，在窗前盼望着亲人们归来。昏黄的灯光下，爷爷的脸就像一朵怒放的花，照亮了回家的路。

那时，我在窗外，爷爷在窗内。

那扇窗户，成了联系窗里窗外的一扇门户。窗里，是盼望着亲人的眼神；窗外，是闪烁着渴望的归家游子。在目光汇聚的那一刻，思念如朵朵白云，骑着漫天晚霞，飞进了亲人们的心灵深处。

窗里是爱，窗外也是爱。

## ■ 李玉峰

我极为尊崇与爱戴的谭能老师离开我们已有半年多了。每一次想起，我便捧着他的遗作《学海钩沉》来默读。透过书页行间，仿佛看见一位老人微笑地向我姗姗走来。

老师生前的最后几年，依然如血气方刚的少年，划着一叶扁舟在浩瀚的学海里追着波涛打捞心中的梦想。

谭老师没有教过我，但他是我一生中最好的老师。1986年，我被任命为县委新闻秘书，谭老师被选为县政协副主席，由于他分管文史工作，我与他的接触便多了起来，受老师的教诲也与日俱增。

究其一生，老师只想认认真真做

## 渡口

## ■ 徐海鹰

着船头犁出两道美丽的浪花，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在移动。

瑞碌叔公一生未娶，把渡船当成职业，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当成己任。老人对摆渡很有感情，50岁时来到渡口摆渡，来回在波浪上走着，从来就没嫌弃摆渡艰辛，一干就是30年。30年里，他曾有机会进入县企业单位工作，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，成为工薪族，但他舍不得小小的渡船，一直与渡口摆渡为伴。后来，渡口实行承包经营，瑞碌叔公买了新船，他在南渡江上风里来雨里去，送走了不知多少村民与客人，渡船上的摇橹被双手摩擦得如铜般乌黑锃亮，人们敬佩他，信任他的“党员船”。老人摆渡几十年，也做了一辈子好事，他驾船参加过抗洪，参加过紧急抢险救灾，救过多次起落水民众，也多次免费送过生命垂危的病人和难产的孕妇，协助过警察抓获逃到渡船上的流窜犯，渡口南岸有20多个孩子每天要渡船到北渡口的村子上学，他就几十年如一日免费接送孩子们上学，他行船多年没有发生过一次安全事故，这

是件多不容易的事啊。老人生活虽过得紧巴巴的，但他从未有损过自己是一名党员的形象，他不贪不占，摆渡从不多收钱，每人过一趨江仅收两角钱，多给也坚决不要，有时过江人没带钱，他送过江后也不会再追问。

老人以船为伴，更多时候是忍耐寂寞，没有客人的时候，他就坐在渡船船上，拿出自制的小鱼干，捡几粒花生，喝着廉价的米酒，喝到兴头上，便站在船帮上，唱起了喜欢的琼剧选段，不圆正的唱腔，惹得满江欢笑。老人的渡船很小，一趟只能渡七八人，人多的时候一天来回跑几十趟。船舱装有竹篾编织的船棚，可以遮阳挡雨，与鲁迅笔下的“乌篷船”非常相像，老人的渡船上总插着一面红旗，迎风猎猎，“党员船”几个金色大字在阳光下闪耀，在南渡江水线上特别显眼，我曾问过瑞碌叔公为何要挂“党员船”，他说：“党员是为群众办事的，群众最信任党员，有困难找党员，我这样做是时刻提醒自己是一名党员”。

老人的渡船棚上总挂着一记红色的煤油马灯，那是为夜里有

事走船人准备的。夜晚来临，蔚蓝的天空缀满了星星，老人点亮马灯，船灯在江中闪闪亮，仿佛是天边的一盏渔火，又像是一盏天宫落下的仙灯。每当夜晚有事要过江的人，看到闪亮的船灯，心里边就不慌，踏实，充满了温暖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有一个摆渡老人任何时候都会在江边静静地等候每一位过客。

2005年，瑞碌叔公80岁，那年他摔倒了腿，再也撑不了渡船，才恋恋不舍地不再摆渡，渡船转给了村里的另一个人。人离开了渡船，瑞碌叔公的心却天天牵挂着它，听老人说，瑞碌叔公后来请人在渡口搭起一间小茅屋，他执意住在小屋里，就是要看着渡船渡江，看着进进出出的人们平安心里才安然。夜里，他仍习惯地把红色的煤油马灯点亮挂到屋檐下，好给晚渡的人们照亮上岸的路。很多时候，他就站在茅屋窗口或坐在门口，静静地望着渡口。

那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有51年党龄的瑞碌叔公安详地在茅屋中去世，享年86岁。



《革命摇篮井冈山》(国画)  
李可染作

## H 小小说

## 党徽

## ■ 李佑伦

确认后，李叔挑起他的行李，匆匆地朝儿子家走去。

转过一条街，拐进一条巷，李叔瞧见墙面上有一张大大的玻璃镜子，李叔挑着担子在镜前站了许久，终于发现问题，哎哟一声，赶紧把担子放了下来。

你这小鬼，咋不长眼？李叔好不生气，两个年轻小伙勾肩搭背走路撞着他，他手上的东西飞了出去。

李叔弓着腰踉跄着步子，正要弯腰去拾他的东西，不幸又被打扫卫生的店主扫到下水道入口里。

李叔一下跌坐在地上，拍打着大腿，天啊——没说完，趴在下水道上眯缝着眼睛往里看，还在，还在，刚才欲哭的脸方又转晴。

店主上下打量着李叔，老人又黑又瘦，穿着一件已经辨不出原来颜色的短袖，踩着一双时下城里根本见不着的草鞋，但精神气却十足。店主有些不屑，啥值钱东西嘛？

李叔向她瞟了一眼，脖子一挺，不服的神态，宝贝。

店主疑惑地伸长脖子也往下水道里看，看不清。

李叔双手抓着铁架，两腿分开，马步架式，嗨一声，使勁往上提。

铁架丝纹不动。

李叔一脸讨好地看着路人，同志，帮帮忙。

过路人看他一眼，怕招惹上麻烦，不敢接腔，后退一步，或绕过离开。

李叔快要哭了。这时一个男人肩挎着石匠的工具走来，李叔像遇救星，捉住对方的双手，同志，帮个忙，把这个口子上的铁架撬起来一下。

石匠感到意外，撬那个干嘛呢？然后马上改口，给多少钱？

李叔弯下腰，慌里慌张地解下自己蛇皮袋的绳子，里面有个桶，桶里装满鸡蛋，给你十个鸡蛋，行不行，同志？

石匠嘿嘿嘿地笑，觉得这老人好天真。

我这一桶鸡蛋全送你，好不，同志？

石匠的脸不易觉察地一笑，一桶鸡蛋总值百来块钱吧，但他掩饰

住内心的喜悦，答应得非常勉强，好嘛——

老人核桃般的脸上像开了花，口里不停地赞美着对方，太感谢你了，好人啊。

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想瞧个究竟。

石匠把盖子给打开了，李叔很是费劲地才把他的宝贝掏出来。

老人卷起衣角将宝贝包着，让衣服把水吸干，然后站到墙上的大镜子前，颤颤抖抖地将他的宝贝戴在左胸前，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，好像有点偏，退一步再端详，确实有点偏，重新摘下，再次戴上。

一文化馆戴眼镜的老干部目睹此景的全过程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突地一声吼，老党员——

他这一叫嚷，迷迷糊糊的围观者像是被醍醐灌顶，忽地醒来，啪啪啪……不约而同地合着手掌使劲拍。

石匠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然离开，那桶李叔作为感谢送他的鸡蛋也没带走。

夕阳里，李叔重新挑上担子，担子似乎比原来轻些，腰板也比原来直些，步子却格外地坚定、豪迈。

## H 流年剪影

## 我的老师

人、教书、做诗、写文章。只是世事跌宕，他甚至曾为放稳一张书桌而苦苦拼搏。他清楚苦难的斤两，因此有了“化书倦见闻为吾性灵”的情怀与心境，更加珍惜剩下的时间。他到暮年，依然童心焕发，把陵水的古迹名胜，当作他创造诗歌的世界。足履山川湖泊，行历黎村苗寨，考察史迹人文，名山古寺，潜心挖掘其间的氤氲诗意。寻珠拾贝，集腋成裘，写下两本具有本土风俗人情、山川名胜的宝贵诗文。他的诗作意

境优美、内蕴丰富，既虚渺又不沉溺，从生动气韵中长出挺拔的枝桠。

谭老师一生命运坎坷，但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依然是“葵倾倾太阳，物性固难弃”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他被遣返回乡务农。在后来谈及这段经历时，老师说，虽然他荒废了教育育人的五年时光，这对于一个刚踏上讲台，踌躇满怀于党的教育事业的青年教师而言，那是很大的浪费与惋惜。但另一方面，这五年的耕耘播种，是他在精神层次上的一大收获。

做诗填词并非谭老师的目标，而是支持其不断进取不断探索的一种精神力量。他的诗文或针砭时弊，或褒贬风习，或追溯考证，或订正谬传，是他在精神层次上的一大收获。

平实自然，古朴酣畅，又不失儒雅诙谐。他在诉说苦难时没有埋怨，表达理想时没有渲染，似乎只是以未经磨染之初心串连起一段段往事，进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大自在境界。

谭老师对文学真诚、挚爱、有责任感，对文学人才热诚、关爱，不遗余力。我们仰慕他的才华与人品而齐聚麾下。他用自身的文品人格培育和影响了不少陵水的文学爱好者，我便是其中的一个。每当报纸上发表我的一篇作品，哪怕是“豆腐块”，他都要亲自给予指点与鼓励。我是那个特殊年代的高中生，学不到多少文化，但又爱写古诗词，老师总是像当年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押韵、平仄、对仗一样耐心教我，受益匪浅。

## H 草木芳华

## 木耳菜与植物染

## ■ 安歌

落葵在南方极易生，麻楝树斜处，有一树窝，它垂吊着长下来，风斜吹它，它白的苞蕾饱满，尖梢点一点红，颇为可爱。旧楼空地上它也长，老株爬满院篱，苞蕾已是紫色的果实，枝条上下密密匝匝都是它的果。摘一粒捏捏，那软软的浆果裂开，紫色染手上，不易洗掉，当可做植物染，待查。老株下，新苗从地下发出来，雨后发成丛，可见那老株是会自播的。我常去采收种，从未空手而归。

在湘西，菜单上有名为人参菜的，点来端上，才知是此君。民间多称其为木耳菜，大约取其叶厚肥嫩。在植物界朋友间说木耳菜被责难，我申辩，买菜我若说落葵，没有人理我的。——在植物学界，若要谈一植物，必先正其名，也是实情需要。一种草木有无数个民间叫法。比如落葵，除木耳菜外，还有叫胭脂菜或紫角叶的，如若学界不用植物正式的学名，很多讨论可能是鸡同鸭讲。但对它的民间叫法也当知其一二，才好与人世通融。

曾建议楼下开荒地种菜的阿姨种它，介绍不清，便去采种来一株，种植其田间空隙外。第二天路过，它消失了。再遇阿姨。她说，你说的是那个菜啊，肥肥厚厚的……显然她不喜欢吃。阿姨的落葵观亦有附议者：的确是这样，不能做菜也不好吃，观赏可以，虫害少长势又好，我喜欢它绿油油的嫩嫩的手感。反驳亦有之：我爱吃，拿蒜爆炒。在湘西曾同吃“人参菜”的A君对它更是念念不忘。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如果硬要说服对方，估计要打几架甚至发动战争也难做到吧。

查落葵与植物染，找到一篇《落葵浆果天然染料提取及对羊毛织物的染色性能》的论文。甚为高兴：原来它可以染的是羊毛织物，其一法为水浸法，另一法为浸提法，不同方法染色，会有颜色深浅不同和色彩牢固度的差异。以后若能得着羊毛，或者各样方法都来试试。

吾国用植物染色已有几千年的历史，山顶洞人时期，已用植物染料在做装饰的石珠上染色。用植物染色不只对环境友好，也与自然有配：毕竟是从果实花朵里来的。植物染品颜色也要自然亲切。色也是忆旧的色，是对自己对别人，都有了宽恕谅解。便是有艳，也是胭脂润进了丝绵里。现在很多城市森女系人士中意植物染，或也因这颜色有它的草木故乡。

在大理的阿鹏曾要我寄一条旧的白布裙与她，说石榴熟了，想要用其皮给我染我《植物记》中提到的那种石榴裙。可我的旧裙大多是棉麻混纺织品，与她要求的纯棉有距离。石榴染色，纯棉的着色要更牢靠些，她说。我央她随便找一块白棉布，给我染一方巾，可配衣，也可搭电脑上，总之就是留一方她的颜色。

她没有睬我。手艺人不只对材质有要求，其心意或也有定向。否则她也不会从上海金融世界抽身，变成大理“村姑”。

## H 动物档案

## 兔子

## ■ 严敬

兔子是很聪明的动物，它把家安在地下，十分隐蔽，足以防止别的莽撞的家伙的侵扰。夜间，它出洞觅食，总是跑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吃草。本来它的洞口旁边也有茂盛的青草，但它让青草留着，除了备不时之需外，还可伪装洞口，使人家不致觉察它的家就在近旁。

但聪明的兔子也有犯糊涂的时候，秋天，我和朋友去垂钓，正走在路上，这路通向远方的池塘，路两旁是河水，忽然，一只兔子从我们身后窜向前面，它跑得飞快，自然是撵不上它了，我们一齐大喊，喊声追得上它，吓得它小腿蹬得更快，眨眼不见它的影儿。

如果捉到它，我们肯定很高兴，它跑掉，我们一点也不遗憾，因为，这不是我们能力所及。

过了半支烟的工夫，突然，我们发现前面一个金色的小点，正朝我们奔来，这个点越来越大，一双大耳朵看得清清楚楚，原来是一只兔子。我们马上明白，刚才那只兔子，又跑回来了。前面肯定有人挡它的路，而且也对着它喊叫，兔子的胆子极小，被人一吓，急忙掉头，又原路跑回。

我们伸开双臂，做出拦截的样子，兔子马上停住，它绝望了，因为它明白自己陷入了前堵后追的困境，慌忙之中，它好像想也没想，便向路东的河水纵身一跃，凫水逃命。

兔子的水性很差，游向河心自然是一条绝路，约摸游了一丈远，它觉得不对，又往回游，我们这回只需在岸边等着它。

兔子的脑子里，可能只有直路可行，至于叉路、弯路，大概它心里没有这些概念。我们再往前走时，发现路上有好几处叉路，而这些叉路都可以救它的命。